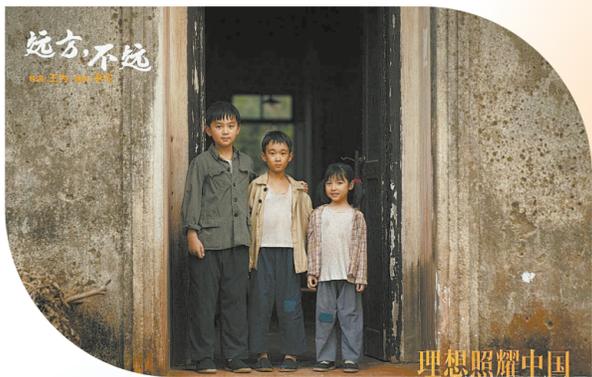


# “理想”之下，傅东育和16位导演的冒险之旅



## 铁皮小鼓

至5月20日，由傅东育任总导演，梁振华任总编剧的重点主题剧《理想照耀中国》播出了第13个故事《叛逆者》。

每集只有30分钟时长，每周一到周四在湖南卫视金鹰剧场前播一集，集集“热搜”，天天被“催更”。年轻观众把看《理想照耀中国》比成了一段奇趣的“盲盒”之旅。

但荧屏之后的创作之旅，却远没有那么轻松。

40集40个故事，总导演傅东育和16位分集导演组成了进退同盟，经历了一场又一场冒险。

## 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傅东育从来不是一个畏难的导演。

单看他近两年挑战的作品，从《破冰行动》到《冰雨火》，从国情大案到缉毒一线，部部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但在2020年9月下旬接到《理想照耀中国》的任务时，他却曾萌生过退意：“最开始的一个月，我内心打鼓，觉得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从当时的筹备情况看，《理想照耀中国》确实存在很多不确定性。

一来，从组织架构上来看，虽然这部剧由潇湘电影集团总经理王柯带领的团队负责总体协调，但由于创作体量过大，部分创作任务还分配给了不同的频道和公司，创作人员之间的统筹协调难度大。

二来，创作人才与资源有限，《理想照耀中国》最初是按照“栏目剧”规格定制的。但前期成型的20多个分集剧本，从故事、场景、风格上看，还未达到现实主义创作的标准。

“我明确地跟总制片人王柯说，如果沿着这个路子做下去，是肯定要失败的。”开始一个月的调转船头非常艰难，王柯打外包票，除了5月4日的开播档期不能变，其他的一切诉求，都会协调兄弟单位全力配合。

最终让傅东育坚定信心的是对原型故事的深入研究。

《理想照耀中国》于去年8月在全网进行了选题征集，到傅东育接手时，选题已经筛选至来自革命战争、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民族伟大复兴四个时期的46个原型故事。自主的主动权是从中挑选40个故事，自选破题的角度和方

法。

“在研究原型故事的过程中，我渐渐有了一种感觉，这25-30分钟的体量恰恰可以搭配更精巧的结构。如果每个片子都是不同类型的、风格化的，那一定能让观众有很强的新鲜感。‘理想照耀中国’这6个字本身就是感召人的，在这个特殊之年，我作为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必须要做些什么。”

在研究透原型故事后，傅东育和团队们一起定下了这样的破题规则：

第一，如果原型是一个极其知名、特殊的人物，那就一定不拍他的高光时刻，而要拍他之前的经历。

比如两弹元勋邓稼先，《理想照耀中国》选择以冰糖为切入点——邓稼先有低血糖的毛病，冰糖对于他很重要，但是在物资匮乏的时代冰糖又很稀缺，由此就牵扯出了很多纠葛。这就是《冰糖》单元所讲述的故事。

第二，如果原型是个观众相对陌生的人物，那就不用避实就虚，必须表现他的高光时刻。

比如，“奥运冠军磨刀石”刘磊磊，作为女子柔道队的男陪练，他从来没有机会站在赛场中央，但在《磊磊的勋章》中，他陪练的柔道队员在北京奥运会夺冠的情节被浓墨重彩地表现出来，剧组甚至请来了刘磊磊本人出演自己。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破题法也是在用镜头给那些默默无闻的贡献者们授勋。

第三，无论是知名还是不知名的原型人物，都要找到理想信念的情感依据，并以此进行故事贯穿。

比如，表现张爵谦、张人亚父子的《守护》，老父亲把儿子嘱托的党的文件和《共产党宣言》守护了几十年。四季交替，岁月流逝，剧集中没有过度强调忠诚与忠贞，反倒是多次表现了老父亲看到儿子的幻觉。在他眼中，自己守护的不仅仅是文件，还是儿子归来的希望，这也正是他坚守信仰的情感驱动力。

“总之，一切的创作都是围绕人物和人物关系展开。主题创作也不能例外。”傅东育强调说。

## 16位导演和选题奇妙碰撞

原则的制定是简单的，与实践相结合却是困难的。

对于《理想照耀中国》来说，有了创作新方向后，首个需要跨越的难关就是编剧、导演团队

的重组。

编剧方面，关键的一步是总编剧梁振华的进驻。他迅速组织起了20多人的编剧团队，对46个原型故事进行深入学习、走访，同时重新原始剧本，按照艺术化的诗选剧风格进行新的剧本创作。

导演团队的搭建就要更复杂一些。如今由王元、王为、王硕、毛激、曲江涛、刘国彤、金晔、周涤非、郑世龙、赵小鸥、赵小溪、洪泠、姚铂、郭廷波、韩可一、焦永亮等16个人组成的导演团队，是傅东育经历一个月的密集“面试”挑选出来的一支能打敢拼的战队。

“导演一定要有想法，懂这个题材的意义，对这个题材有热情。我没有从我熟悉的B组导演、执行导演里挑。那段时间我接触了大概七八十位导演，几乎都是我不认识的。经过两轮筛选，最终挑出这十多位导演。”

在为《理想照耀中国》选择导演时，傅东育严格遵循三条原则：

首先，看导演是否真的对这个主题有触动，是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100年的发展历程的。喊口号的、有投机心理的，统统排除。

其次，看是否接受过标准的学院派导演训练。同时，从他们的谈吐和以往作品判断各位导演对影像和故事的审美水准，以及是否具有独立的表达能力。

最后，还要看导演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和相关题材的创作经历。像《纽扣》这样深入市井、实景拍摄的是现实主义，像《真理的味道》那样追求诗意、强调镜头隐喻感的是现实主义。

“如果说《理想照耀中国》还算成功，那么第一是要归功于导演选择的准确，我们的方法是对的。是这些年轻导演们的热情、付出，支撑起了这部剧。”傅东育说道。

在故事和导演的搭配上，《理想照耀中国》给予了导演很大的选择权。每个导演在看完全部原型故事后，都可以提交5个目标选题。最后分配拍摄任务时，保证每个导演至少有两个故事是主动想拍的，有火花的。

傅东育坦言，导演和选题之间的碰撞是很奇妙的。

有些导演会偏爱某一类题材。比如，导演王硕拍摄了《家在玉麦 国是中国》《我们的乌兰牧骑》《白骏马》三个单元。“这三个故事的背景分别是西藏、内蒙古和新疆，三个边疆题材被他包圆了。”

苦战斗，终因寡不敌众，将近二百人的队伍，打得只剩三四十人。父亲带着一家人躲到麻阳的大山里，寻找出路。最终，父亲和队友们冲出了徐汉章土匪的重重追捕，投身沪滇剿匪的革命队伍。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由于手脚残疾，无法奔赴抗美援朝前线，于是回到老家合水镇任农委副书记，参加了反霸、减租减息、收缴枪支、清洗残匪等工作。当面临工作分配时，父亲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当乡村教师。他说乡村贫穷，教育落后，识字的人不多，这才是他的用武之地。

父亲白天在学校当老师，晚上，组织群众在煤油灯下，开办夜间“扫盲”文化学习班。很多不识字的群众，不仅会写自己的名字，还会看书读报了。

正当父亲在岗位上得心应手，做得有声有色时，十年浩劫开始了。父亲被迫离开了心爱的讲台，直到1969年去世。

比如，导演郑世龙拍摄的《你的眼神》，讲述的是科学家龙勇诚30多年坚持守望滇金丝猴的故事。“原本我们不算拍这个故事的，动物本来就难拍，滇金丝猴就更难拍。但是导演的一句话打动了我说，你不觉得滇金丝猴在凝视你的时候，眼神其实跟我们人是一样的吗？”傅东育坚持，只有导演真的喜欢，故事才会动人，观众也才能共情。

## 40个故事，40次冒险

76天，辗转28个省市自治区，拍摄40个故事。说《理想照耀中国》的拍摄是个极限挑战并不过分，尤其对总导演傅东育来说。

因为对成片质量有严格要求，傅东育的工作覆盖了筹备、拍摄、后期全过程。筹备期时，他参加了每一个故事的剧本会，提出自己在导向把控、演员调度以及艺术风格上的意见。开拍前，所有拍摄组的演员定妆造型和气氛组都要发回总导演组，由他一一定稿。

开机时，傅东育开始连轴转，在他去到的每个剧组，至少完成两件事：定演员造型和参加剧本围读。对于非常关键的故事，场景，他还要进行现场指导。到后期时，送审前的成片他进行了反复审看修改。总之尽一切可能，降低风险。

虽降低制作流程上的风险，但创作上，40个故事，每一个都算得上一次冒险。

由毛激导演执导的第一集《真理的味道》由靳东主演，但主创偏偏弱化了表演，强化了这个故事真正的主角——《共产党宣言》。

“《真理的味道》拍摄时，我们有一百多张分镜头稿，完全是按照电影的方法拍摄的。所有的重要场景，比如陈望道乘火车时表现车厢等级的长镜头，片尾表现桌上摆的12本《共产党宣言》的镜头，都提前预演过很多遍。拍摄时，我就要求靳东尽量把镜头一种冷静、游离的人物状态。”

傅东育认为，《真理的味道》不是纯现实风格的故事，而是要有象征意义，所以选择淡化吃粽子的情节，还加入了大量《共产党宣言》原文朗诵的旁白。

“靳东甚至开玩笑说，我们镜头定得那么死，请他来就是当一道道具来了。但是为了整体的表达，我们必须这么做。”

王硕导演的《家在玉麦 国是中国》的冒险，则体现在对场景和情感极限真实的追求上。

为了拍好这个讲述卓嘎、央宗一家守护边境的故事，摄制组开进到距离拉萨还有12小时车程的玉麦。拍摄地气候恶劣，剧组没有伙食团，住宿也只能借住在老乡家里，但王硕导演坚持必须实地拍摄，必须拍到原型人物的真实生活状态。

“一开始我一直在质疑，都是西藏，为什么不在有机场的林芝取景，要来这么远的玉麦。但当我翻过山坡，进到玉麦界内，看到写着‘家在玉麦，国是中国’这几个大字的时候，就知道他为什么要来，只有这里才能拍出那种真实质感。”

傅东育在这个剧组时，正好遇到小年夜。在拍摄驻地附近甚至没有能容纳下所有剧组成员的餐馆。最后，是把店里人睡铺板搭在灶台、桌边，才让所有人在一起吃了顿饺子。

类似的冒险，《理想照耀中国》中还有很多。在以战地记者方大曾为主角的《我是小方》一集中，导演王为坚持用“一镜到底”的技巧表现他的一天；在拍摄《雪国的篝火》一集时，主演王劲松把自己埋在雪堆里15分钟，就是为了表现红军过雪山时的艰难和牺牲；在拍摄《纽扣》一集时，为了表现改革开放之初温州街头的市井气，导演坚持不棚拍，终于在常州改造了一条年代感十足街道……傅东育感慨：“《理想照耀中国》是一次绝无仅有的创作经历。”

这么一群导演，付出百分之一百二十的努力，把一个原本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做到极致。

“这让我想起自己当导演的初心，让我反思自己现在为什么偶尔会患得患失。他们用年轻、热情把我点燃，让我有一种回炉的感觉。”

走时，我们兄弟都还小，不在身边。母亲说，父亲临死前说得最多的是：共产党好！共产党让穷人翻身得解放。他希望五个儿子长大后出息，活得有人样！

1979年，父亲获得平反。现在，我们全家从当年父亲一个党员，发展到已有7个党员，3个预备党员。孙辈中有硕士、博士，有在西欧留学的也有在中非工作的。我们的基因里流淌着父亲的血脉。

许多往事已经模糊，而父亲历经沧桑，对党坚定不移的信仰，永远镌刻在我的灵魂深处。

## 编者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艺评论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批示指示，为新时期文艺评论工作健康有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湘江周刊特设《湘江观潮》专栏，聚焦重大主题、优秀作品、重点门类，推出文艺评论精品力作。

## 余三定

湖南卫视从5月4日开始播放的系列短剧《理想照耀中国》，我每晚都准时坐在电视机前收看，我被剧中的故事、情节所深深吸引，被剧中的鲜活人物所长久地感动，被剧中提供的观点、哲理而引起多方面的回味和思考。我觉得，这部系列短剧至少有以下突出特点。

首先是选材的独特性。这部系列短剧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而拍摄的，但它不追求宏大叙事，不去表现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历程的主轴线，不去选择那些惊天动地、泣鬼神的重大事件和重大变革，而是选取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领域和岗位的一个个真实、鲜活的人物，选取一个个生动的事件、故事和场景，来做细致、具体的表现。剧中的这些人物、这些故事既平常、又传奇，既普通、又高尚，既让人觉得可亲、可近，又让人觉得可敬、可歌、可泣。可以说这里提供了一种文艺表现党史的全新视角，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审美观。

《真理的味道》一集表现陈望道在极其艰难条件下翻译《共产党宣言》后所产生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守护》里，父亲张爵谦为了保护共产党员儿子张人亚委托其保管的地下党重要资料，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漫长岁月里，他立“衣冠冢”全身心地“守护”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完整地交给党组织，深深地体现出张爵谦对儿子的思念以及对儿子所在党的忠诚。《磊磊的勋章》里，男子柔道运动员刘磊磊被选为女子柔道运动员的陪练，但他丝毫不计较个人得失，全身心地投入，把事业和祖国荣誉看得高于一切。上述的选材看似平常，然而又是伟大的；看似简单，实则富有深意。

其次是场景的真实性。这部系列短剧每一集的场景设置都十分真实、十分具象，十分生动，既完全符合故事发生的具体情境，又特别符合大时代背景和整体的自然环境。

《你的眼神》一集里，杨丽梅来到云南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看丈夫龙勇诚，龙勇诚和助手钟林在深山老林里追上了要猎杀滇金丝猴的猎人老林，并与之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冲突，最后成功地阻止了猎杀。这一集林间小屋、溪流、山间小路、陡坡、高山、原始森林，应该都是在保护区实地拍摄的。

《雪国的篝火》讲的是红军长征中炊事班的故事。炊事班有9人，老钱是班长。为了点火做饭，老钱一次又一次地拽自己棉衣里的棉花去点火，他最后再次去拽棉花点火的时候，棉衣只剩下布了，老钱最后被冻死在雪地里。最后炊事班的9名战士全部牺牲，除了外号，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和生平，十分感人。剧中，风雪雪，雪夹风，战士们眉毛、头上、身上凝结的雪花以及手上的皴裂都十分逼真，让人感同身受。《173米》讲的是对于一对父子在兰渝铁路胡麻岭隧道攻坚克难的故事。隧道地质条件极其复杂，2011年整个工程陷入停滞。青年夏磊临危受命，被调到2号斜井担任总工程师，父亲夏付华在1号斜井，两人被这堵173米的“墙”分隔。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经过6年的努力，终于成功地打通了这173米。剧中，满地的泥水、堆积的塌方、施工者脸上和身上的泥水痕迹真实如纪录片，仿佛就在我们眼前。

再次是人物的鲜活性和剧中的物人物血肉生动、富有个性，让人久久不能忘怀。《站在劳动人民的一面》里，没人能忘记这座监狱，这个刑场。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十年中有许多的共产党领袖在这里惨遭杀害。他们为理想和信仰而奋斗，为理想和信仰而死。《秀才遇到兵》讲的是195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文化教员祁建华潜心研究速成识字法的故事。祁建华不怕偏见和刁难，不断寻找新方法新思路，成功编篡出惠及后人的《速成识字法》。他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执政之要在人民》讲述焦裕禄、孔繁森等多位执政为民、勤政为民、一心为民的优秀公仆故事，一个个生动形象，感人至深。

“理想依旧耀前方”是《理想照耀中国》中的一句歌词，特借用为本文的标题。

## 理想依旧耀前方

## 父辈的旗帜

——我身边老共产党员的青春年华  
湖南日报社、湖南省作家协会、新湖南客户端主办

## 徐全胜

我的父亲徐子湘，1958年6月入党。他的故事没有影视剧那么惊心动魄，但人生经历也充满传奇色彩。

父亲读过十年私塾，饱尝过半米半糠、吃野菜的日子。湘西土匪横行，家里屡遭抢劫，祖母和曾祖父被湘西匪首杨之庭捉去，花钱赎人，家财散尽。1940年的秋天，13岁的父亲和16岁的二姑，瞒着大人，悄悄离家寻找贺龙的革命队伍，谁知贺龙的部队早已转移到了晋西北前线。途中，父亲和二姑遭麻阳土匪张自坤拦路抢劫，捉到怀化芷江，为了赎他俩，祖父祖母卖光了一切值钱的东西，但只救出了父亲。为了生计，父亲和爷爷背井离乡到辰溪煤矿挖煤。一天，矿井口突然崩塌，十几个矿工全部遇难。父亲和爷爷

恰巧推迟下班，离井口远，一天后被救出来了，大难不死。

转眼到了1945年秋，浦市警察大队缺人，算得上文化人的父亲，被招到警队任书记。入警后，父亲的首要任务是给全县警察传授文化课。暗地里，他和警察队长张治平释放被关押在“浦市国民党陆军监狱”的爱国进步人士。

在警期间，父亲结合警力薄弱、匪患横行的现状，组织群众，联守联防，有效地遏制了土匪的活动，给盘踞在泸溪多年的大土匪徐汉章有力打击。徐汉章不死心，招兵买马，抢掠辰溪兵工厂，发展到拥有5000多人的武装势力，大肆掠取民间财物。他放出话来：活捉“徐仔子”（他想让父亲给他当“师爷”），奖励100块大洋，打死警察队长张治平，奖励80块大洋。

面对数倍于己的土匪，父亲带领警队和组织起来的自卫队，采取“游击战”。经过大半年的艰

## 父亲的传奇

苦战斗，终因寡不敌众，将近二百人的队伍，打得只剩三四十人。父亲带着一家人躲到麻阳的大山里，寻找出路。最终，父亲和队友们冲出了徐汉章土匪的重重追捕，投身沪滇剿匪的革命队伍。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由于手脚残疾，无法奔赴抗美援朝前线，于是回到老家合水镇任农委副书记，参加了反霸、减租减息、收缴枪支、清洗残匪等工作。当面临工作分配时，父亲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当乡村教师。他说乡村贫穷，教育落后，识字的人不多，这才是他的用武之地。

父亲白天在学校当老师，晚上，组织群众在煤油灯下，开办夜间“扫盲”文化学习班。很多不识字的群众，不仅会写自己的名字，还会看书读报了。

正当父亲在岗位上得心应手，做得有声有色时，十年浩劫开始了。父亲被迫离开了心爱的讲台，直到1969年去世。

